錦營錄

壬辰九月十八日　沿海沿江各邑

爲相考事貿穀商船禁遏事前使時發關申飭云各邑必當惕念擧行是在果其所禁飭之道不可泛忽乙仍于玆以別關爲去乎年利輩持船隻來接貿穀之類各別痛禁一一逐送爲乎矣各處浦口船主人浦監考等隱匿容接暗地潛貿之弊難保其必無嚴棒偖音後種種廉察如有容隱冒禁者是去等這這

報因牒報以爲嚴處之地向事

十月初九日到付承政院公事

今此封進　箋文非但外封之多有不潔處紅籤色渝印跡亦爲漫漶事當請推而今姑安徐當該色吏則嚴治後回牒此後俾無

如是之弊宜當向事

爲相考事即到 貫院公事內令番封 進 箋文外封不潔紅籤色渝印跡漫漶當該色吏嚴治亦爲有等以次知色吏段從重科治爲有卧乎事

十月二十五日

爲相考事捧糴時下輩奸濫之弊嚴斷之意題飭於開倉之報爲有如乎似聞倉屬輩以高價防納於民間以歇價貿納不實之穀且當捧上之時從中濫捧之弊亦多有之云此輩令方推論嚴刑計料是在果究年糴政不可一毫泛忽各別嚴飭其濫捧防納之弊一切痛禁爲乎矣如是別飭之後若復如前奸濫更入於營門廉察則當該犯科者這〻推論嚴刑斷不可已另加察飭宜當向事

各邑 各鎮驛 兵水使

同日

為相考事牛酒松三禁申飭自來截嚴固不容少緩而至於酒禁一事尤不可一毫泛忽是去乙近來此禁日漸解弛至於場市街路狼藉買賣酗酒作拏比比有之事極駭駭痛駭當該刑吏所當這這推論而姑爲安徐玆以別關爲去乎如有犯者隨現捉報以爲照法嚴勘之地爲旀屠殺犯斫之弊亦爲嚴斷俾有實效爲乎矣若復如前弛忽更有所聞則必將大段生事除尋常各別惕念舉行宜當向事

各邑

十月二十八日

為相考事本州邑村毋論兩班常漢多多有誤入日事雜技酒肉而

投牋之類最多至於馱錢群聚賭財此不但平民沉惑失業之爲駭
當此災年如此之類實不無可憂者而鎭屬邑吏亦多締結初不
現發云各別伺察嚴禁爲旀其中作頭最甚者摘發爲先嚴刑牒
報宜當向事　洪州　洪州鎭

十月二十八日　禮曹關文

禮曹爲相考事節　啓下敎曹單子今十一月十六日　顯宗大王
明聖王后追上　尊號同日　大殿　徽寧殿加上　尊號　中宮殿
上　尊號翌日陳　賀時京外封進　大殿箋文頭辭曰職臣姓名
恭遇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
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誠敬達道泰和壽寧主上殿下　先烈
益彰　聖德彌光寔是我東方莫大之慶臣不勝歡忭之至謹奉

箋稱 賀者臣某誠歡誠忭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云云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箋稱 賀以 聞乾隆三十七年
月日随其封進日書塡某職臣姓名謹上 箋以此封進事八道及兩
都良中撥馬行會何如又單子令十一月十八日 顯宗大王 明聖王
后追上 尊號同日 大殿 徽寧殿加上 尊號 中宮殿上
尊號翌日陳 賀時京外封進 中宮殿 箋文頭辭曰職臣姓名
恭遇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睿憲王妃殿下寶冊載擧
縟儀斯行寔是我東方莫大之慶臣不勝歡忭之至謹奉 箋稱
賀者臣某誠歡誠忭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云云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 箋稱 賀以 聞乾隆三十七年月日随
其封 進日書塡某職臣姓名謹上 箋以此封 進事八道兩都良

中一體撥馬行會何如　啓依所啓施行事　啓下為有置　啓下
内辭意奉審道内應封各邑良中隨所聞因夜及期封　進之意
申明知委施行為乎矣到付日時回移宜當向事　關是置有亦兩
箋文來月十三日當為封　進是置本營　箋文兩度及作木并以軍官
鎮吏準授及期上使為乎矣紙品書式及踏印封裹等節各別致謹
舉行俾無一毫未盡大段生事之弊向事　兵使　水使　清州　忠州　洪州
此亦中令此關文中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云云等規式無知委之事此或省文
而猶有疑眩之端令方往復該曹更當知委而事當依前例舉行
為先知悉次

十二月初二日甘結

今十八日陳　賀　箋文知委関文中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云云等

規式無所舉論故問於該曹矣即到回通內今番 箋文頭辭一依癸巳年上 尊號時 箋文頭辭行會矣今此通辭如此故相考謄錄則果為只有頭辭 尊號無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等句語更考謄錄舉行而只有頭辭 尊號則當書紅籤若果有恭惟下 尊號則頭辭 尊號直書本紙此亦詳考謄錄一從癸巳謄錄舉行雖無之一依本曹行會規式星火舉行亦為有卧乎所只有頭辭 尊號而無恭惟伏念等云云者不成 箋文規式所不喻癸巳後上 尊號謄錄非止一二而皆有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而今此禮曹回通辭意如是愳眩故今方更為往復探問是在果本 所上癸巳上 尊號陳 賀 箋文草本一通為先同夜謄出令 日及良星火上使以為京外謄錄恭考傳當

知委及時封 進之地向事 兵營 淸州 水營 洪州 忠州

同日

云云爲有卧乎所奬營謄録相考則癸巳謄録有所間斷無以憑據
是如乎 貴營所上癸巳上 尊號陳 賀 箋文草本一通謄示爲
旀今此該曹通辭如是熟眩 貴營今番陳 賀 箋文則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等規式何以爲之是喻亦爲回示爲旀 尊號
如當兩處書之則頭辭 尊號不以紅籤而直書本紙是乙喻兩
處 尊號俱書紅籤是乙喻亦爲一體回示爲乎矣知委各邑
擧行萬分時急到卽星火消詳回通以爲擧行之地事私通亦行下
教是置右意詳細回通以爲告課擧行之地事 京畿監營 全羅監營

同日

爲相考事令十八日陳 賀 箋文知委關文中只有頭辭 尊號而
至於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等䂓式無所知委故自下私通探問
於 貴曹書吏處矣卽到回通內令番 箋文頭辭一依癸巳年上
尊號時謄錄衍會而更考謄錄則果爲只有頭辭 尊號而無恭惟
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等語一從癸巳謄錄擧行而雖無之一依本曹
衍會䂓式擧行爲旀只有頭辭 尊號則當書紅籤若果有恭惟
下 尊號則頭辭 尊號直書本紙亦爲有卧乎所弊營謄錄
相考則癸巳謄錄有所間斷無以憑據是遣癸巳後上 尊號
箋文謄錄有恭惟下 尊號及伏念臣云云等句語叱分不喩凡
箋文格式自有常例則令無恭惟伏念云云句節者有違格例
是遣如果有恭惟下 尊號則頭辭 尊號直書本紙云者果

是前例是喻莫重 箋文有難硬定擧行如是移文爲去乎恭惟
下規式及兩處 尊號俱以紅籤書之與否叅考前後謄錄並爲星
火指的回移以爲知委應封各營邑及期封 進之地宜當相考施行向事

禮曹

初七日到付

禮曹爲相考事節 啓下教曹單子今十一月十九日 大殿陳 賀時
京外封進 箋文頭辭曰職臣姓名恭遇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顯宗大王 明聖王后追上 尊號 大殿 徽寧殿加上 尊號
中宮殿上 尊號 先烈益彰 聖德彌光寔是我東方莫大之
慶臣不勝歡抃之至謹奉 箋稱 賀者臣某誠歡誠抃稽首稽
首 上言伏以云云恭惟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

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永康主上殿下云々伏念臣云々
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箋稱 賀以 聞乾隆
三十七年月日隨其封 進日書塡其職臣姓名謹上 箋以此封進
事 啓下爲有旀又單子今十一月十九日 中宮殿陳 賀時京外
封 進 箋文頭辭曰職臣姓名恭遇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睿順王妃殿下寶冊載擧 縟儀斯行寔是我東方莫大之慶
臣不勝歡抃之至謹奉 箋稱 賀者臣某誠歡誠抃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云々恭惟 睿順王妃殿下云々伏念臣云々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箋稱 賀以 聞乾隆三十七年月日隨其封
進日書塡其職臣姓名謹上 箋以此封 進事 啓下爲有置正日
迫近罔夜直爲及期封 進之意應封各邑良中嚴飭施行爲乎

矣曰 傳敎 大殿 中宮殿尊號改議 啓下故如是移文爲去乎兩度前關劄施一依今番移文擧行事一體知委施行爲乎矣到付日時回移宜當向事關是置有亦一依此改 啓下知委書塡封進爲乎矣曰子如是急迫本 箋文如雖及到於十三日營門封進之期是去等自本 直爲上送京中逢授於陪 箋差員爲乎矣擧行形止亦卽罔夜馳報以爲憑考之地向事 兵使 水使 忠州 洪州 清州

此亦中頭辭 尊號則劄以紅籤是遣直書本紙次

初八日到付

禮曹爲相考事今十一月初五日 大殿 中宮殿尊號改議後箋文頭辭改磨鍊已爲 啓下行會是在果今十一月初六日曰

傳教 大殿尊號中永康二字改議以 基永 啓下爲有置
尊號中開泰下永康二字以 基永改爲正書封進而若或關文未
到之前已爲封進 箋文則入京後自本曹直爲改書入 啓計料
爲去乎以此星火知委於應封各邑俾無未及生事之弊事嚴飭
宜當相考施行爲乎矣到付日時爲先回移向事關是置有亦關
內辭緣詳細相考依此舉行爲乎矣如是之間日子漸致急迫自
本 直爲封 進傳授於差員所爲旀舉行形止罔夜報來以爲
憑考之地向事 兵使 水使 清州 洪州 忠州
一 此亦中 箋文草本一依正書規式謄書上使以爲憑考之地次
韓山
林福才 壬辰九月二十八日囚

右人段劉從貴致死辟緣推覈事

初檢案曰醉後鬪傷 自頭腦至頷頰微青黯色耳竅血汁流出穀道有糞

覆檢案曰被踢 胸膛右邊有血癊一處橫長五寸三分濶四寸五分內外俱硬

三檢案曰被踢 胸膛左邊血癊處腐爛右邊血癊處黃紫色柔軟穀道有糞

屍親私婢星丹招內九月二十六日矣夫劉從貴魚次入邑內場市不歸故矣身入往見之則為林福才被踢腹部將至死境故自主人家擔移於福才家二十七日午時量致死云云　切隣朱星龍肴證私奴自同招內矣等自場市回路見從貴與福才曰馬貰事相詰時暫見而出市云云　東百金招內二十六日劉從貴與林福才相鬪而曰福才之曰活自鄉廳囚禁從貴是如可翌朝放歸矣家仍卧房中而嘔吐放溺有頃刻難保之勢故擔移於福才家云云　元犯林福才

招內今二十六日朝從貴泥醉而來以馬貰不給事辱說相加末乃執
矣身衣裾推脚顚躓而矣身初不犯手往告鄕廳捉囚從貴則酗
酒凌唱擧措駭妄翌朝自獄出來上吐下放無非酒肉紅柿之屬云云
結辭混身無顯著傷處而諸招皆以相詰時目覩云故實因段以醉
後鬪傷致死懸錄云云
覆檢諸招與初檢招大體同結辭內屍體右邊胷膛血癊處內外
俱硬其相鬪被踢明白故實因以被踢懸錄云云　題辭初覆傷
處實因大段相左不可不詳覈究竟乙仍于三檢官差定分付屍
體姑勿出給干連諸人並只拘囚以待云云
三檢諸招如前同獄鎖匠李成哲招內座首分付曰從貴潛置獄中
待醒後更告云故入置獄中矣身夕飯後更往獄中則從貴呷盡

一鐺水索水不絶故獄卒又取一鐺水來而從貴便即倒盡後連作
大嘔吐而所吐所泄皆是酒肉柿子乙仍于待明矣身往告此狀於鄉
廳則即爲放送而僅〻自力步往主人家云〻　結辭內檢驗無顯
然傷處而其所嘔吐未必不由於蹴蹹內傷則自歸於被打故㝡曰
段以被打致死懸錄云〻　題辭與初覆檢狀參見則初覆檢屍
體背膛右邊傷處懸錄而有謂軟謂硬之別㝡曰初檢則曰醉後
鬪傷覆檢則被踢以覆檢言之則可以成獄而所謂傷處初檢時
軟而不硬則豈有經日後始硬之理乎是旀覆檢時果硬則又豈有變
硬爲軟之理乎凡致命傷處雖年久必貼骨堅硬是去乙寧有如是敷
變之理乎此不可斷以㝡曰是旀初檢所謂醉後鬪傷者以其無斷定
致命之傷處而有兩人相鬪之參證故云然是遣三檢又無斷定致

命之傷處其所檢驗與初檢相符所謂傷處俱無斷定致命者而謂之
被打者大失檢體檢驗體重何可如是乎初檢與三檢既已相符死者
之死不由於被傷而由於醉飽過度心肺脹滿而死者明白無疑不可
以殺獄論是乎矣兩人之相執相詰既出於證見之招則死者之促死安
知非不由於添損乎同林福才段請移鴻山縣即爲會同發問目嚴刑
究問爲旀自同朱成龍既以兩人相執相詰納招而不爲明言顯有掩
覆之跡並爲嚴訊明白取招出意見論列牒報之意移文施行爲旀
其他各人等段別無更問之端並皆放送屍體出給埋瘞爲旀初三
檢相符可知覆檢之失宲三檢之無致命斷定之處而遽懸實因者
其在重檢體之道俱不可無責覆檢三檢刑吏段捉送韓山郡刑推
一次放送云云

初同推元犯林福才招與前招同自同朱成龍招與前無異題辭內屍體

固無斷定致命之傷處而旣與之相執相詰則互相顚仆互相犯手必是

次第事況以福才之顚仆泥土觀之則豈有獨自甘受之理乎不爲明

白納招者極爲巧惡同林福才更爲嚴刑究問爲乎矣死者之死旣無

斷定致命之傷處其在欽恤之道不可以殺獄之例施行此後則本官

獨爲擧行爲旀自同朱成龍不過暫時希見者今無更覈之端並

放送云云

青陽

私奴金莫金　壬辰十月十六日囚

右人段毆母事

壬辰十月十九日青陽縣監牒呈內本縣北上面面任康仲大文報內金

莫金金昧天倫不孝莫甚薄待其母云〻里任張尚龍申世尼文報內
金莫金狂悖喪性之人比〻行悪於其矣父母故其父禮男不勝憤恚
成病致死而今當營葬之時莫男打逐其母於通衢大道之上無數
亂打幾至死境而幸賴傍人極力救出僅〻免死云〻 里任招內莫金
敺母時村中男女羣聚同見而莫金叟仆其母於道中扼抗蹴踏移時
不已其母氣窒欲死故李毛辰金卜萬等救出云〻 李毛辰金卜萬
招內莫金敺母時矣等果爲救出云〻 莫金兄㐆金招內莫金叟敺
矣母時亊李毛辰金卜萬等救解而矣身出野之故未及見之來見矣
母則氣息喘〻渾身痒痛不能轉側故問於矣母則果是寃狀而矣
父葬日在於十一日故隱忍過葬後言于面任有此論報之擧云〻 莫金
招內矣身有癆瘵之病比尒不喩今月初六日多飲酒盃病氣乘發其時

狂妄之事必無所不至打矣毋一款不能記得是乎矣毛辰卜萬兹見
有死而已更何發明云云　結辭內莫金敺母情跡若是明白叱分不喩
擔來其母親審被打處則雖無破傷之處氣息喘喘喉間有呻痛之
聲故推問其被打與否則所告內莫金曳母蹴踏於路上而幸賴傍人
所救僅得保命云云　題辭內心金之招其母之言俱皆明白固不待兹
見之證是旀變係倫常亦何論病癇與否乎莫金所當自服就死是
去乙乃欲掩諱容息世豈有如此者乎此不可獨推者同推官以大興郡
守差定移文請來同莫金不拘日次箇箇考察期於取服爲乎矣兩
邑檢杖刑吏及執杖使令等姓名爲先牒報向事　此亦中心金之招稱以
爲過父葬不卽告官云遭此倫常大變自不容不卽地告官是去乙不
此之爲者不可無罪嚴刑一次卽爲放送俾令救護其母次

初同推莫金所招一向云〻 題辭到付是在果依前題不拘日次嚴刑
取服云〻
再同推莫金招如前無異云〻 題辭抵賴者可知其欺状刑吏及執杖拿
治計料是在果依前題擧行究竟後牒報云〻 十月二十六日罪人莫金物
故云〻

清州

郭仁福 壬辰七月初一日囚 仁福母洪召史 干證郭召史七月初十日囚
宗曰自初推至三推皆以飲毒致死懸錄檢驗無他要害傷處
屍親孫就寬等招内仁福妻姜召史為仁福被打致死云〻
被告人郭仁福招内矣身聞矣妻間夫之歸以炬竹打臂矣以此含毒飲
砒礵而死云〻 郭召史招内飲砒礵事問於仁福妻則答以喫少許云〻

仁福母洪召史招内矣婦飲砒礵之說郭召史聞於矣婦而已非矣身
做出云云
壬辰十月二十日到付推官清州牧使燕岐縣監牒呈内罪人郭仁福招内矣
身若有犯手於矣妻則三次檢驗豈無要害傷處乎云云　仁福母洪召
史招内矣婦飲砒礵之事初雖不知及其嘔吐時始覺其飲毒青黛
汁人糞汁米泔水真油之屬開口灌之而矣婦揮却而入口者極少則
矣子以吾當改過之意哀乞而矣婦一向揮斥遂至於死云云　看證郭召
史招内矣身歷路聞仁福家喧擾之聲入見則仁福妻痛臥而仁福母
以温油糞汁勸飲而仁福妻不飲故矣身責曰飲毒人之乳不可飲兒
爾夫雖憎爾子奚罪云爾則仁福妻曰果喫少許云云　題辭郭仁
福段更加嚴刑期於得情爲旀洪女之招忽發前招所無之說此一節亦

可知出於狂𢱢之意不可泛過更爲嚴刑究問爲旀郭女段姑爲傳刑

向事

鎭岑

金千連 金八月金 鄭己乭 辛卯十二月十一日囚

初檢病中被搗 覆檢老病中被蹴 三檢被踢

屍親李弘龍指內金千連等稱以鎭營校卒推肯矣父捉去矣兄

矣父顚仆田中氣塞故急負入家仍爲致死云云 被告人金千連等招

內矣等捕捉弘良來時元未見其父云云

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推覈官鎭岑縣監尼山縣監所報內鎭岑縣殺獄

罪人金千連金八月金鄭己乭等依前題辭推覈而金千連招內賊人

李弘良冒夜執捉時其父時采初不目覩是遣若曰時采爲矣身所

打頰仆田中則其子弘龍何可棄其父隨其兄而来是乎旀其矣兄房之妻既在其家則豈不負入乎云〻　金八月金鄭已乭招内矣等執捉弘良各執兩手牽去介水院站幕則将校金千連追後而来故問其曲折則弘良之父若執挽持故僅〻排却而来云〻而矣等則寀未見時采云〻　題辭前題已為詳悉今不必架疊是在果大抵此獄與他殺傷有異雖或蹴踢乃是曰公捕亡禁其救脫之際或不無下手之事則参以情法在所減等者且以凡殺傷言之既無随從的證而三人之一向並囚刑訊亦有欠於欽恤之道是遣當初金八月金鄭已乭两漢則先去金千連在後排却追往若論其下手則金千連自歸不免是如乎金八月金鄭已乭姑為停刑金千連段更為嚴刑期於直招云〻

壬辰十一月初三日到付忠州牧使牒呈內德面中洞居金益大呈狀內
隣居李光運家直今月十四日仍病致死而李光運父子及死女之娚
順金等謂以矣兄孝大殺人是如突入矣兄家掠奪家産無數作
梗乙仍于矣兄孝大及矣弟俱為逃避矣身見捉結縛而索賂四百
兩是如故光運順金等捉來查問則金益大招內矣兄孝大畓十八斗
落庫以并作例給光運矣光運不告矣兄輕先刈取故九月十三日矣
兄往問曲折則光運稱以睹地高聲大喝又使沉病之家直無數作梗
矣其翌日光運以其矣家直為矣兄毆打捉來訴鄉廳捉囚矣兄矣以
其相詰之不甚大段同月二十九日放還則光運謂矣兄曰家直之病尚
未快差給救病之資云故矣兄答以厥畓所出租石賣用為言則光
運以此含憾以家直病重捉誣訴鄉廳今月初十日矣兄又為捉囚矣

十四日吳母以放出之意言及光運則光運以家直病勢少差放送孝
大之意書給所志故吳身来呈放還吳伊日光運之家直喫餅是如
可胷塞致死則光運突入吳兄家無數作梗而吳兄孝大不辨曲直
驚怯迯走家屬亦為潰散則光運父子及其妾娚順金等掠奪家
産後吳身及吳三寸叔思重四寸三人一併结縛責出四百金而吳三寸
與四寸懇乞解放吳身叱吩結縛而吳兄家裝盡用於其家直葬需
又屠用牛隻賣食馬匹又索錢文故吳身不堪久縛又懇曰吾若解
放當給錢云云則始為得釋云云　李光運招内吳身以賭地例得金
孝大畓而刈取吳孝大稱以并作欲奪刈取之穀向吳身大怒叱責捽
曳吳家直之頭髮足踏胷膛而外雖無傷處内甚重痛故呈訴捉囚
吳孝大之母以請放之意哀乞故果為書給所志放出孝大而吳家直

仍爲致死故卽欲告官則一洞人皆爲挽止不得告官是遣收屍時捧
二十兩葬事時又捧二十八兩五戔云云　金思重招與益大招同
李順金招內矣身十月十四日以上典宅使喚出往五里許是如可夕時還
来則矣妹病勢危重仍為致死故卽欲告官而為洞内人所挽未卽
為之受埋葬價的實云云　結辭內李先運家直之相鬪在於九月
十七日致死在於十月十四日其間為二十七日李先運若登時告官則事
當檢驗而潛賂私和具棺埋葬不可違例開檢是遣孝大在逃今方
譏捕云云　題辭內女人之致死旣在於過辜限之後成獄一節非所
可論雖使明白致傷只當以毆打論而當初毆鬪時必有参見之公證
而不為取招屍親所供叱分何以的信乎切隣等捉来從實取招後
姑為放送為旀金益大及李先運李順金切隣取招後處分次仍囚

是遣當該面任段自官叅酌決罪為旀金孝大段即為捉得取招

牒報云云

追乎到付忠州牧使牒呈内切隣良人安貴乭招内矣身以耳聾之致只見其相詰時事而已云云　私婢丁每招内九月十三日金孝大以并作穀不給事初與李先運父子相詰又與先運之家直相詰捽其頭髮而無毆打之事云云　題辭以切隣之招觀之當初鬪鬨則的實而女身致死既在於過辜限之後又無被傷之明證則金孝大罪不過以凡相鬪論捕捉間金盐大姑為仍囚為旀雖是私和元非殺獄則不必深罪李先運李順金段自本官叅酌決杖放送云云

十一月初二日

為相考事節到付　司関内節該顧今饑荒告歉專資三南之

書目題辭
今年畿農大歉都下亦可悶而畿湖接近則使湖穀不入於畿境此豈不近於遏閧之政乎沿邑中如瑞泰等數邑之外亦令稍勝處商船一切勿許容接之請不得許施向事

通貿而沿海各邑禁逐米商使不得接跡云自本營申飭沿邑
許令米商如前買賣亦爲有卧乎所歉歲貿遷通其有無自
是常事如無大段難便之端則固當依 關辭知委擧行之不
暇是乎矣本道今年穡事亦爲凶歉沿海諸邑灾形之孔慘
寔與畿甸無異目下市直極其踊貴一兩貿米僅爲三斗是乎
所秋收才畢穀貴如此還餉身布尚難備納則深冬穀盡之後
傭雇販柴以資其生之窮民亦安得以賴活乎如此之年本境
穀物出送他境決是行不得之事牟利輩持船隻廣貿者禁逐
之意邑牒民訴逐日沓至民情之遑撓於此可知乙仍于料理商
船果許其禁遏是如乎今到 關辭如是嚴截今若還令 許
貿則灾年民情必將一倍騷擾無路鎮安誠甚悶慮不得已玆敢

據實牒報爲去乎　司教是旀商如許事勢本道突邑段貿穀

商船仍令勿許容接事　行下爲只爲　備邊司

十一月十八日

爲相考事還穀乃是嗣歲之資固當以精實穀趂早畢捧

而況今年尤不當緩忽是去乙此月過半尚無一邑畢捧之報失

令不捧拖至歲暮穀盡之時其何能收捧是乙喻事甚稽忽

各別嚴督刻期畢捧爲乎矣今年當捧各穀幾許內已捧幾

許未捧幾許是如爲先牒報此後所捧數爻間十日這這牒報

以爲考勤慢處之地爲旀吏奴之逋欠監色輩符同掩置者各

別嚴査摘發督捧牒報爲乎矣雖已準納其罪狀固當嚴懲

當初逋穀幾許內已捧未捧區別指名指數詳細牒報爲旀捧

羅時下輩奸濫之弊嚴斷之意前已別關申飭而或有不能嚴
禁弊猶如前之處所聞至及於營門乙仍于其中數三邑監色
令方拿致嚴刑是在果依前關別加痛禁俾無泛忽生事之弊
向事
此亦申牛酒松三禁前已別關申飭矣市壚沽賣一向狼藉酗
酒作挐終不止息云事極可駭當該刑吏令方推治計料是在
果如前除良另加痛禁俾無少忽生事之弊次 十路各官 兵使水使

十二月初一日

備邊司為相考節 啓下教今十一月二十四日大臣備局堂上 引見
入侍時領議政申 所啓今番邦慶後諸道舊逋還最多一年
條蕩減事 命下矣從前舊逋蕩減時或以最久或以最多一

道之内有偏被其恵有全未蒙恵者故近来則連以四萬五千石
分排諸道一〻均減矣今番邦慶前所未有恵出　特恩限十萬
石均排蕩減俾蒙宗恵似好故敢達　上日所奏是矣依為之事
傳教〻是置　傳教内事意奉審施行為乎矣今番邦慶與
前有異故各道還上舊未捧中十萬石蕩減事　遂稟後恭量
各道未捧之多寡均排磨鍊則本道為一萬二千石毋論元還
常賑軍餉等穀以道内最久條為始次〻蕩減準此數而止為
乎矣從前此等蕩減之時守令或不覩執以致吏緣為奸實
恵未究事之寒心孰甚於此今番段自本營各別嚴飭使之惕
念舉行俾無虚宗相蒙之獘宜當向事関是置有亦舊還餉
道内最久條乃是己卯為始而今以本道酌定一萬二千石次〻蕩

減則己卯庚辰條全減辛巳條當爲分減乙仍于年條穀數閱後
錄爲去乎即爲頒布坊曲使大小民人咸知　朝家德意爲旀都
成冊兩件衙門穀名區别小名列錄出已上各該司所送成冊亦爲
小名列錄穀名各出已上詳細修正今月旬前牒報以爲修　啓之
地爲乎矣各别察飭擧行俾窮民得蒙宲惠下輩莫敢容
奸宜當向事　木川　稷山　牙山　溫陽　新昌　禮山　保寧　洪州
德山　沔川　唐津　海美　瑞山　泰安　所斤　安興　鎭岑　忠州
連原
十二月初二日
爲相考事各邑俵灾必已了當而衿記考給成冊石城青山兩邑
外尚不報來該吏擧行極爲稽忽成冊一從衿記考給例先書畐

里名及户名是遣各其給灾庫貟字號并次卜數隨其所給灾頃

一〻列錄面里各出已上末端出都已上為乎矣勿為遺草必為精書

以便考見之地爲旀今年内民人移来移去成冊何至今不報是喻

此是歲翻即時修報京司者趂今報来然後可以及期轉報同移来

移去者一〻查出率丁口數役姓名年公文有無詳細懸錄成冊

牒報為乎矣上項兩件事俱是緊急文書今月旬前及良修報

俾無更為遲滞各該色吏罪責之弊向事　　十路各官

十二月十七日

初捡官報恩縣監牒呈内本縣居崔惡只發狀内其父從先今

月二十四日被打於張德男即日致死依法償命亦為有去乙捡驗

則無他傷處飲塩滷致死的實而屍親崔惡只招内張德男夫

妻其六寸妻㛐安貴才之女婚矣父沮戲不成是如含憾矣父謂之
矣父年前往其家與德男妻同宿一房之際手探德男妻之腰下
是如年久之後忽然做言到矣家門前齊聲大辱而去是如乎張德
男即矣身異姓九寸姪女夫也矣父白地遭此罔測之誣謂以無面立於
世是如將為移徙之計而矣身則各居之故歸家食飯後還来矣
父家則矣父臥房中氣息將絶是去乙左右伺察則東窓外塩石
下良水七合椀無去處全空故知其取飲盐滷急灌真油等物則
移時嘔吐仍為氣絶云〻　被告張德男招內從先即矣妻異姓
八寸祖也五六年前十一月分從先子婦率来時設宴其家而馬匹
則喂於矣家是遣從先着撿喂馬次来宿矣家而矣身接待賓客
次往從先家矣其夜從先與矣妻同宿一房是如可乘其入睡以

手解裙故矣妻驚覺遮在廚間經夜後翌日言于矣身而羞
愧不發矣今此從先姪春石稱以和奸矣身六寸妻娚安貴才之
女占丹是如做出孟浪之言欲為勒奪之計而安貴才之女矣身
中媒於他處則從先沮戲終至退婚故安貴才不勝憤痛至於
移徙是去乙矣身亦無依賴撤家隨往安貴才之際過從先門
前是如可果為以前日撫矣妻腰下之事與矣妻高聲詬辱而
去初無入其家相詰之事云云　德男妻及安貴才招與德男招
大體同　崔春石招內矣身今年二月初四日採蔬次上山則占丹
隨来故和奸於山中其後兩次和奸的實云云　占丹招內春石和
奸之說白地做出云云　崔瑟只更招內元無被打飲良水致死
的實云云　春石占丹面質時春石向占丹曰此女陰毛已生占丹

曰初不生毛是如故使官婢摘奸則果不生毛云〻 結辭內被打
則脫空而德男夫妻以年久之事誣辱從先至於自死不可無罪
春石和奸之說亦歸抑勒春石亦不無罪云〻 覆檢實因及合
入招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崔從先之飲鹽滷自斃既已明白無
疑是遣其子惡只之再招飲鹽水的實是如自服其當初發告
之誣訴則是何嘗行檢之可論哉從先之自斃由於見辱於張德
男夫妻不勝憤恚以至於此則死者之死固妄矣而張德男夫妻
不可全然無罪並各別嚴刑一次放送為旀崔惡只之當初誣
訴發告雖出於痛迫憤寃之致所當據實自活以待處分是去乙
誣訴發告致使其父屍無端行檢多日未歛是豈人子所可
忍為者乎不可不依律科罪以誣訴遲晩取招是遣屍體出給

埋葬後更為捉囚牒報為乎矣逃躱可慮別定將差面里任
眼同着實執守為旀其餘各人等並放送崔春石與占丹和奸云
云之說既有摘奸時違端可知其勒稱自官從重決杖嚴飭放送
為乎矣自該邑獨為舉行之意題辭枚舉移文施行云云
崔惡只過葬後遲晩報来照律定配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夫餘縣監牒呈內本縣鄉校掌議文報內以為玄溪山麓即
聖廟後托而屋甍相望之處也數十年前本縣宋寅休葬其祖而
自官掘移癸酉年又為兒葬而如前掘去矣去月又葬其母於其
地故一邊通諭於多士先此文報是如為乎旀宋寅休等呈狀內
徃成士論一二士林有所挾難而起是遣且　聖廟左右麓八

葬者三四塚則捨近禁遠非公論且續典內只為舉論案山則何禁後托步數濶遠之地乎續典之前雖有禁之〻事續典後尤不可禁云〻是乎等以摘奸則本縣案山逶迤低下作南向一局即鄉校坐址北向一脉行龍作腦西邊則為本縣主山東邊則宋哥入葬是如乎前旣兩次見掘今又入葬於前掘之兩間者道理未安而事係　聖廟不敢擅便圖形牒報云〻　題辭　聖廟事體至重且嚴勿論遠近相見之地何敢生意入葬乎勿論續典前後宋哥前旣屢次見敗則今又入葬自致葛藤是果安於心乎葬其十分當禁與否亦不可不一番博議而處之縣監親往其處咸聚一境章甫而公平商議採取所論從多施行向事
追乎到付夫餘縣監牒呈內本縣章甫等皆以為咸聚宋墓

則有若對訟終不咸聚於山上而齊會後三十五人聯名呈書內他
塚之在左右傍麓者或有　聖廟移建前入葬者或有繼葬者
而無壓逼之端不必禁之而已酉處決報草及營題謄書粘呈云
云　結辭內當禁與否備悉校儒呈書及已酉文狀故章甫呈
書及已酉文報粘後牒報云〻　題辭觀此所報可知其十分當
禁之無疑依曾前處決施行宜當

十二月初八日

為相考事養戶防結　朝禁本嚴而法久飭弛豪猾牟利之輩
合執民結恣意幻弄濫數收捧於民人而麄米充納於三稅又或拒納
而再徵於本戶種〻奸弊不一而足此不可不嚴加痛禁以除官民之巨
瘼乙仍于先此發關繼以廉察為去乎某人養戶某人防結書貟必

皆符同叅涉其所禁斷之要必先嚴束此輩各別撿察嚴飭痛禁俾無一民犯科之弊爲乎矣若或視以例飭復循前套是如可現發於營門廉察則不但犯者之刑配當該書員及都書員拿来嚴刑斷不可已另加惕念察飭擧行向事　十路各官

十二月初九日

爲相考事本營還餉數多弊端滋甚不但營底居民曰此難支傍近三四邑生民莫不受困不可不一番矯革而爲先糶糴之政必得其宜然後庶可爲目下捄弊之一道是去乙本營照撿失宜每當分糶之時有勢兩班二三百石題給則或爲給債料理或直除什一五一私自勒分於隣里使之擔當備納害及小民監色輩又從以夤緣作奸投殘雜類末利酒徒或以顔私或以賄賂惟意濶狹濫數分

給是如可及至捧糴之日虗悖冒受者拒納逃避或其自力足可辦
納而該吏受賄掩護不許寸數之遠近不問族分之有無混同分
徵營差四出隳突村閭騷擾操縱不一其端勞不喻無勢少食之
窮民皆以精白之穀趂即備納有力多受之豪猾皆以麁雜之穀苟
充以納開春分給時此等麁穀盡歸殘民其所屬民莫此爲甚是
遣且該吏符同掩置仍爲反作之弊亦或有之莫重餉穀之糶糴
如是踈虞萬萬寒心茲以別関爲去年爲先多石拒納之類各別
嚴督準數收捧其或該吏容私濫分而難捧者當該分給色吏
處嚴治分徵不干窮民切勿混侵一以除繹騷一以懲日後爲旅
前頭分給時亦加嚴束摘察均分俾無納麁換精多數冒受
之弊爲乎矣如是別関甲飭之後若或復循前套有所現發

於廉察則該監色拿致嚴刑不容但已另加惕念察飭擧行宜當向事 水使

十二月十六日

為相考事凡斗斛乃所以平物情也而各邑三税捧上之際一任監色庫子輩之手低仰闊狹惟意所欲奸弊多端濫猾無節民怨載路尚今未弛聞甚駭然是在如中其所濫捧之弊本州比他邑最甚云當該監色所當推治而既是過去之事故今姑※酌是在果此等灾年粒粒辛苦之穀雖升合之微科外濫入則民情之矜憫尤當如何方當開倉捧上之時從前濫弊不可不痛革乙仍于玆以別関為去乎須念平斗斛之意各別察飭依他邑例改正規度平量精捧為乎矣自營門亦當種種廉察監色輩若或復循前套有所現發則拿

致嚴刑不容但已另加嚴飭擧行宜當向事 公州

此亦中此関文謄書兩倉所揭壁使監色常目惕念使民人咸知次

十二月二十三日

為相考事本營凋残難支之狀冒昧陳 稟仰請區劃矣即到
司回 啓關内營賑穀三萬石耗條限十年 許給亦敎是乎所謹
當依 判下劃出是乎矣顧今事勢實有不得已者敢此稟報是
齊盖本道營賑穀米一千六十石租三萬七千三百二十石太三千五百八十
石合四萬一千九百六十石而除却半留條則應分當捧二萬九百八十石
耗條為二千九十八石是如乎今雖盡數取用是良置較之所給之數不
足為九百餘石是乎旀且營賑穀乃是為荒歲賑救而設置者每年
應分耗條全數劃下則自来數少之穀將無滋益之道此不可不念是

如乎軍作米所關既重雖不敢請劃而至於常賑穀段年前統禦營
及本道兵營亦有許給之例乙仍于玆敢援例牒報為去乎常賑穀
營賑穀分半劃付事　司敎是更良　參商行下為只為　備邊司
題辭　營賑穀耗條不能當劃給之數而軍作米則既有　筵敎不
可擧論勢將以常賑耗條充給營賑穀二萬石常賑穀一萬石合
三萬石耗條磨鍊許劃為去乎相考施行向事

忠州

朴德金　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囚

右人段金順山致死辟緣推覈事

初檢實因內傷　两鼻竅血凝流出左領上鼻血流乾狀如柳葉此外屍身如常

覆檢實因內傷　两鼻孔屍汁流出左右頷頰至咽喉肩胛凝青紫色柔軟屍色如常

初撿官忠州牧使俞漢葛牒呈内曰韓召史發狀馳往撿驗後取招為
如乎屍親太位妻韓召史招内今月二十日媤父取柴家後山遇雪下
來而矣身在房織布故使女兒給一分錢買酒來炮太三四握供進媤
父則媤父坐門外飮酒太吸南草手去麻皮隣居朴德金乘醉来謂
媤父曰朴光萬家方設婚宴偕往叅之云爾則媤父知德金之酒醉以温
言對曰君先去吾當追往云云而德金高言曰金僉知有何眷戀於家事
而不往飮酒之宴乎仍為詬辱而少頃有我苦之辞又有眷杵兩女挽
止之言故急出見之則德金坐於簷外堅執媤父之領下而媤父側臥不
起兩鼻血流氣息將盡而德金曰雖打金僉知有何生事云云是白去乙
挽解德金而德金終不捨衣故嚙德金之指僅得解脫後呼父驗知
覺則一無所答是乎等以使媤族夫去處通報抱入房中則仍為殞命成

獄償命云〻
屍親金太位招內今月十六日貿鹽次出他歸路之際矣八寸來傳矣父
之死故蒼黃還家而父死之由矣妻已詳見之已詳告之矣身不爲架
告云〻
干證私婢奉禮嚴召史等招內朴德金醉謂順山曰金奋知與我徃叅
光萬家婚宴爲好云〻之際太位妻責德金曰何如是酗酒作挐云〻
則德金曰汝是太位之妻耶仍與相鬨庭中而太位妻嚙德金手指而
德金上典捉去德金則太位妻還入房織布是遣順山收拾麻皮入去
房中之狀果爲目見云〻
正犯私奴朴德金招內今二十日適飮數杯酒與愼老味兒相戱而兒
言不恭是去乙叱逐其兒於太位家則太位父順山坐奉堂上是白去乙

実身謂順山曰隣家婚宴與我同往云〻則順山曰病且老矣何能往
叅乎云〻是白去乙実身執順山之袖強請偕往而一向固辭仍入房中
而太位妻下機責実身曰何為醉酒来侵老人云〻多發辱辱説是去乙
実身以為前日得給債錢乃反叱辱何也太位妻以兩手堅執実身之衣
故実身亦執太位妻之衣領則太位妻口齒実身左右手指故不但不耐
其痛與女人相持事渉如何仍為解歸是如乎実身要與順山同往
光萬家宴次而已初無言詰犯手之事云〻
切隣招皆不知云〻
干證私婢奉禮嚴召史等更招内德金元不犯手於順山之状果為目覩云〻
結辭兩鼻竅只有生前血出之跡而鼻梁如常即日致死不無疑晦之
端而以常情推之德金乘醉使勇與太位妻互相跳踉之際順山居間

解挽是如可爲德金被擠顚仆於凍地外雖無傷處內宲受傷是乎
等以實白叚以內傷懸錄是乎旀兩女目見其始終云而屢加嚴問一向
以順山無干涉納招嚴刑以問何如云云
覆檢官陰城縣監李世述牒呈內忠州牧使移文據馳往取招檢驗
爲如乎屍親太位招與初檢招同
屍親韓召史招內德金與媤父言詰之際言頭悖慢矣俄已沓杵女
奉禮嚴召史等禁止曰老人或有被傷勿爲如是云矣又有媤父我若
之拜是去乙下機見之則德金堅執矣媤父冬赤古里下領坐庭中下
邉是遣媤父則仄臥上邉是去乙矣身噬破德金之指則德金退坐故
執父之臂急呼父是乎矣無所答是乎等以急灌鷄子白而不能下咽云云
干證私婢奉禮嚴召史等招內德金執順山之臂掉之曰何不往宴云云

數次苦請故矣等謂德金曰恐有老人致傷匆為如是云〻矣太位
妻與德金鬪鬨是如可太位妻更入織布太位父持麻入越房而德
金上典送人捉去德金之狀亦果目覩云〻
元犯朴德金招内矣身與順山相戯之間順山坐奉堂上飲南草手中
有物而醉眼矇曨不辨何物是乎乃矣身執順山之衣強請往宴家
之時太位妻突出詬辱而與順山不過暫時說去說来而已初無犯手
之事日暮時上有司玄貴卜太位妹夫等稱以殺人結縛矣身云〻
上有司玄貴卜招内聞德金與順山相鬪是如可殞命是如為白去乙矣身
以里任聞此言果為結縛德金云〻
屍親太位妻韓召史招内奉禮嚴召史之所招專為德金之許俱是粧
撰云〻

奉禮嚴召吏更招內只見德金執順山之臂掉之之狀而初無毆打之

狀前招已盡云云

結辭此獄緊歇少無傷痕而但唇吻左邊有生前流血乾貼而已是

如乎其所致死不無疑晦之端是乎乃執臂掉之是如云云則詰亂之際

必不無進退推擠之事曰此內傷無疑故以內傷懸錄干證兩女元犯

德金終不直招並嚴刑得情何如云云

題辭觀此檢狀領頦咽喉之青紫色明是牢執衣領之傷痕左腮唇

吻之鼻血乾貼且是掉擠內傷而致死十分無疑是去乙德金初招只

與太位妻相鬪而已無毆打順山之事是如為遣覆檢之招但曰

執順山之衣云云而干證之招亦曰執臂掉之是如則屍親所謂堅執衣

領挽出陛下仄卧氣塞云者宲是真的之言德金以強壯爛醉之人

毋論衣與臂堅捉掉轉之際年老氣衰者曰以內傷理勢固然而
渠敢以初無犯手納招者情狀痛惡初覆檢官會推取招爲於所
謂鄭奴捉去德金於鬪鬨之場是如緊出於干證之招而初覆檢驗
時俱不擧論揆以獄體未免踈略兩邑刑吏爲先附過鄭奴處德金
與順山相鬨之狀詳細取招爲於干證兩女吞吐掩護之狀痛駭依所報
刑推取招屍體出給埋置其外干連並放送云云
初同推正犯金德金招內矣身皆請順山往宴之際順山子婦出辱矣
身打矣身頰腮是去乙矣身執其女之衣領則其女齒矣身手指相
與詰亂轉至於階下是如乎順山一手執婦之衣一手執矣身之衣其間
挽解之際老無力之人自然仆地而矣身初無推擠之事是如如前納招云云
干證私婢奉禮嚴召史等招內德金固請順山偕往宴家而順山不聽則

德金或執順山之袖勸引之際太位妻叱責德金仍與執衣相鬪而順山
居間挽止是如可果爲卜地氣息奄〻是乎矣德金不勝其醉坐聽庭中云〻
鄭奴每得招內矣身曰上典分付招德金次進去則德金與其妻已出順
山之門外故相鬪時事狀不目見云〻
結辭此獄肯綮在於順山之被擠卜地一節而德金之招曰與太位妻相鬨
時順山居間挽解是如可自然卜地兩女之招曰卜地氣塞是如則此爲
斷案而糢糊納招者痛惡是乎旀鄭奴門外逢順山則不足爲看證
是乎旀干證兩女初雖掩諱而今旣直招則一次刑訊足懲其罪云〻
題辭如是漫漶不爲直招者情狀巧惡更加嚴刑爲旀其餘別無可
問之端並皆放送云〻
秦安

金業男 壬辰十二月十四日囚

右人段朴草乙男致死緣推覈事

初覆檢實因被打 頂心皮膚坼傷處長一寸六分濶五分深三分以手按摩骨無傷微硬血流此外元無他傷處

初檢官泰安郡守李斗熳牒呈內今十三日池戒山呈狀據致死人朴草乙男停屍處檢驗後各人等取招爲如乎屍親私奴池戒山招內今十二日矣身往外四寸朴草乙男家則金布先妻來言曰草乙男爲金業男處被打致死於其矣家是如乙仍于矣身與草乙男之妻偕往布先家問委折則布先答以爲業男以 進止生餉不納事言責草乙男而草乙男以人事不省是如不順之言對擧則業男生怒以所持節木一次打之於草乙男之頭則草乙男氣塞顛仆仍爲致死是如乙仍于矣身發狀而草乙男之妻不但曾未出入官門且守喪之故果不得入告云云

屍親朴草乙男妻私婢莭德招內矣夫致死委折聞於布先則金業男以矣夫　進上生鰒不給事言責矣夫而矣夫以不順之言對答則業男以所持之笻木一打頭上仍為殞命是如為卧乎所矣夫與金業男為叔侄之間則業男豈有打殺之心而犯打即時如是致命渠何敢迯律云云

私奴金業男招內矣身　進上生鰒都監考之役隨行是白如乎致死人朴草乙男即矣身甥侄女婿也今十二日草乙男適在布先家故矣身言于草乙男曰　進上何等重也而頃日冬至　進上時汝拒納今當正朝進上亦不備納是如言責則草乙男不知叔侄之意又不知　進上之重有不恭之言故矣身以所持笻木一打草乙男頭上則草乙男仍為顛仆故矣身意以故示悪使矣身有恐怯之計是乎可知以例事往他處移時還家聞之則草乙男已死云故極甚驚慘即往見之果為致死而矣

身以何心有打殺之事云〻
金布先妻金召史招內矣夫布先與朴草乙男爲姨從娚妹之間而草乙
男之死在於矣家故生怯迯避是乎所其時業男以草乙男　進上生鰒
不納事言詰而草乙男之言不恭是如業男以所持節木一打頭上至於
窒塞是如可仍爲致死云〻　切隣皆不聞不見云〻
結辞金業男之招曰草乙男乃是甥侄女婿而公納之物不爲酬應反
爲不恭故一次打之是如乎問之下箇〻納招布先妻之招亦曰以　進上
事言詰一次打之是如丁寧納招而項心乃是速死條故宗曰以被打書填
是乎旀以　進上之事果不順則告官懲治責應其納可矣而私自毆
打以至此境雖是偶然之事何免當律云〻
覆檢官瑞山郡守金載仁牒呈內曰泰安郡守文移草乙男屍身

檢驗後各人等處取招為如乎屍親私奴池戎山招內矣身與致死人草乙男為內從之間故發狀而被打時不為目見云云餘皆初檢招同

屍親致死人妻葯德招內業男即矣身外三寸矣夫業男甥侄女婿也矣夫致死曲折戎山已告不必更告是遣戎山替告事段為夫復讎何後於矣夫外四寸而曾無出入官庭之事又無他守喪之人果不得身告云云

干證金布先妻金召史招與初檢所招同

金業男招內矣身以　進上生鰒都監考各朔　進上生鰒收捧於浦民而今正朝所封生鰒急迫而草乙男不納故備納之意言及則備給新反有不恭之語故以所持之笞木一次打之云云際橫犯頭骨以至此境矣身失措不敢煩達而矣身雖無識常賤以何心豈有故殺侄女婿之理乎偶然打之有此罔測之舉萬死無惜云云　切隣不知云云

結辟頭骨雖不穿傷其皮膚圻傷故宗因以被打懸錄是守於拷
德雖迷劣浦女謂以官庭𡑮啎不為告狀不可無懲礪之道云〻
題辟屍帳捧上是在果頂心乃是急死之處而草乙男致死宗曰初
覆撿狀明白相符是遣金業男既已無辟掩諱舉宗納招則直
當服罪請死是去乙托以生䱇責納云〻為說隱然有挽倖之意而
其可免當律守郡守仍定同推官同金業男嚴刑取服為㫆草乙男
之妻未果告官事勢即然固無可罪是遣證干諸人亦無更問之
端並放屍體出給埋葬之意文移施行云〻
初同推金業男招内矣身以　進上生䱇都監考各䎽　進上生䱇
妝納封　進是如守草乙男各䎽　進上生䱇連不給令正朝　進上又不
給故以備納之意言飭則備給新反言反不順故不勝一時之憤以所持

節木偶然揮打是如可橫犯頭上至於邂逅致死之境罪死無惜是白
在果今此草乙男即矣身侄女婿也矣身與草乙男情誼無異親叔
侄率育矣妹而待之若父母則矣身宗有功之人有何所憾而故欲打
殺乎矣身既被殺人之命何敢容息於覆載之間乎依法處置云云
結辭別加嚴刑多般究覈是乎矣渠以生鰒責納事申飭於草乙男
是如可至於邂逅致死之擧是如是遣以屍親及干證招辭觀之當
初相鬪出於草乙男之生鰒不納則告官責捧事理當然而不此之為
痛悪云云
題辭草乙男之於金業男乃是妻外叔侄之間而常時情好素無相
失之事則初無欲害之心叱分不喩當初事端出於言責以手持之節
杖一番揮擲而已則與有心毆鬪有異宜有所原情之道是乎矣人

命致死旣重且大烏得不具格成獄乎但此由於爲公而非爲私是遣令嗇所供卽是承欵別無更訊之端姑爲停刑以待發関云〻

癸巳正月初三日

爲相考事凡斗斛乃所以平物情也而各邑三稅捧上之際一任監色庫子之手低仰濶狹奸弊夕〻端惟意濫捧雖以昨春言之民怨載路尚今未弛聞甚駭然當該監色所當摘發推治以爲懲前警後之地而旣是過去之事故姑爲恭酌安徐是在果今已歲翻必當次第開倉此等穴年粒〻辛苦之穀雖升合之微科外濫入則民情之矜憫尤當如何自營門種〻廉察計料爲旀先此發関爲去乎須念平斗斛之意親自撿察從弦平量各別精捧爲乎矣如是申飭之後監色輩若或如前濫雜有所現發則這〻推論嚴刑不容但已另加惕念嚴飭擧行宜當向事

一全義木川天安稷山平澤牙山溫陽新昌禮山
一定山青陽大興洪州德山沔川唐津海美瑞山泰安
一夫餘石城林川鴻山韓山舒川庇仁藍浦保寧結城
一尼山恩津連山鎭岑燕歧清州鎭川清安陰城忠州清風堤川
丹陽永春

同日

為相考事還穀乃是嗣歲之資而各邑分糶之際或題給別還或濫分統戶應分之穀散盡於早春及至麥嶺窮乏之時無路繼還民多阻飢則或不無犯分生事之弊殊非奉 朝令節蓄積之道良可慨然今年段別還一條切勿開路巡還段置察民情之緩急量穀數之多寡精抄切急從略磨鍊一如抄飢分賑之例次次追付俾無濫費絶乏窮

民飢乏之患爲乎矣豪猾之納麁瘦精殘民之偏受麁縮必常駭
歎者種々廉探随現論責計料爲去乎須悉此意各別惕念察飭
舉行宜當向事　五路各官驛鎭浦　兵使　水使
此亦中貧殘村民還上受去時奸猾官屬面主人輩徵索侵奪之
弊亦或有之極可痛駭各別察飭嚴斷次

正月初八日

爲相考事田大同錢木叅半收捧自是法例而木品升尺亦有定制是
去乙監色輩隨時操縱惟意幻弄木貴則捧木而作錢木賤則捧錢
而作木或以宗木點退擇捧而以麁木私自換出奸弊多端下輩之網利
殆無限節峽民之受困莫此爲甚極可駭痛自營門種々廉察随現
嚴處計料爲旀先此發關爲去乎各別察飭嚴束捧上之時必以足堪

京納者官前親自撿捧使下輩莫敢從中作奸為乎矣如是申飭並
後若或復循前套有所現發於廉問則該監色推論嚴刑不容但已
另加嚴飭舉行向事
一鎭岑懷德沃川永同黃澗青山報恩懷仁文義
一燕岐全義木川鎭川清州清安陰城槐山延豐清風丹陽永春

壬辰十一月　日

清州卞成乭奴悪金　上言據節到付推官清州牧使鄭景淳陰城
縣監李世述等牒呈內卞成乭奴悪金擊鼓原情據曰刑曹　啓下
關使關內乙用良應問各人等處詳覈取招為如乎罪人卞成乭招內
矣身若以掾稍木打福水則再三撿驗時豈無一庫傷處乎金尚北之推
誘於矣身急於自脫誣陷矣身之致是乎旀張偸隱乭輩以矣身謂之元

犯者僉隱厄輩俱是屍親之倘欲為雪憤之計是乎旀卞聖綱打
殺云云之說當初矣身不能忍杖而誣告是乎乃矣身初無毆打福
水之事聖綱亦無毆打福水之事福水致死曲折矣身不能知得是
如乎渠囙有病而氣急猝死是乎喩矣身不見處或被打於他人
而僉隱厄輩措陷矣身是乎喩莫知其由是如為乎旀參證張僉
隱厄招內尹福水雖是矣身之妹夫若無被打致死之事則初何必
發狀是乎旀成厄若非元犯則何必拈出成厄指為元犯乎檢驗實囙
矣身愚迷雖未知懸錄之如何而矣身所見則分明項傷是乎旀張元
得亦以證參來待問於元得處則可知是如為乎旀參證張元得年
三十二矣身與張僉隱厄張右方等同立一處果見成厄之以木打尹
福水之狀是乎矣伊時昏黑只聞打聲未見其木而福水被打後氣

絶是去乙矣身急縛成乭之際成乭同儕一人打矣身腎囊而傍人
負矣身歸家故此後事茫然不知是如爲乎旀叅證金尚北招内伊日
昏黑之中諸人結縛卞成乭是去乙矣身救解卞成乭是如可爲彼
邊人所結縛八朔滯囚三次受刑後堇爲生出而成乭打福水之狀矣
身初未目覩是如爲乎旀金尚北更招内矣身以編髮無識之人重被
張哥之毆打且入官庭又生恐惧當初雖以成乭毆打福水樣納招是乎乃
到今何忍誣人乎矣身實未見其毆打福水之事是如爲乎旀尹福水奴順
伊招内矣上典尹福水致死曲折各人之招皆以爲卞成乭以椽木一打
卽死云故矣身亦以此告官而前日擊皷原情中以無数亂打流血
淋漓故矣身往見擔来翌日致死樣書之者上京後倩人搆草之際
搆草之人誤爲下語有此相左是如爲乎旀私奴朴悪金招内初檢時

金成白所謂矣身與矣工典卞成厄同打福水之說千萬曖昧是乎旀福
水果被打而死則三經檢驗豈無傷處乎福水多喫酒食跳踉撞擊
作氣用力之際必絶內膓而死矣矣身敺打尹福水之說專由於張哥諸
人之搆誣是遣矣身逃避一節諸人逃走之時同爲逃去矣雖即入
來而不忍見女工典之日夜號哭擊鼓次晉身上京今纔擊鼓是
如爲乎旀卞運夏卞至甲招內矣身等欲爲禁葬一齊上山而張卞
許多諸人相與鬪鬨時夜黑雨下咫尺不分設令福水被打而死許多
諸人中何以知誰某之先犯是乎旀又或成厄先爲犯手是良置三經
檢驗未見傷處則成厄之三年滯囚豈不憫惻乎福水致死之由人
皆曰飽食酒肉乘醉奔突是如可氣窒而死是如爲卧乎所成厄
爲人本來愚騃不得與他人同避獨爲張哥所縛拯爲曖昧是如

取招爲白有旀推官結辭内令此獄事尹福水之致死在於鬪閙之場
而檢驗時元無傷處實涉詞惑醉飽築蹋云者檢官之見也掾稍木
打腦云者屍親之說也醉飽築蹋似近於求說不得而元無明驗則
已非端的實因是遣掾稍木打腦明爲即死之驗而古今許多殺獄中
未聞有大木打死傷處不現之證是乎旀況檢官以公平之眼不欲曲爲
死者而更殺一人屍親以怨毒之心必欲覔一元犯而以償其命與其疑
在於檢官而信在於屍親毋寧疑在於屍親而信在於檢官是遣
且其相鬪在於昏夜而諸招雜出未的成厄聖綱之誰爲元犯誰爲
加功前後推覈未及歸一而聖綱徑死之後成厄方爲正犯則其奴
悪金之爲主鳴寃不是異事是如爲白有齊大抵殺獄論斷專以
傷處實因爲準而今此尹福水屍身三次檢驗俱無被打傷處

是白遣檢狀實因或以醉飽築蹹内傷懸錄或以被蹹内傷懸錄
或以被損懸錄者元不端的叱分不喻其所相鬪在於暮夜昏黑之時
而參證各人或以為卞成尼毆打或以為卞成尼卞聖綱同為毆打
或以為不知誰某之犯手是如諸招不得歸一獄情終涉疑晦而未
及究竟聖綱既已物故卞績夏亦以參證被囚致死卞哥兩漢因
此獄事俱死獄中則其在欽恤之政卞成尼段恐不無惟輕之道是
白乎等以並此附陳為白去乎　令該曹覆　啓稟處是白齊
刑曹回　啓關内當初檢狀中既無被打傷處三次實因亦為不同
叱分不喻看證諸招或曰成尼聖綱同為毆打或曰不知誰某之犯手
云則其非成尼之獨自下手可以推知而未及究竟之前聖綱今已
物故看證卞績夏又為杖斃不但其質覈之無路獄情終涉疑

晦而曰此一獄卞哥兩人物故獄中則道臣惟輕之論儘有意見卞
成尼所當施以叅酌減死之典是白乎矣殺獄體重臣曹不敢擅
便 上裁何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副承旨臣李得臣
次知 啓依回啓施行今日内酌處分付俾無此時滯囚之弊爲
良如教 判付教是置 判付内辭意奉審施行爲乎矣到關
即時上項卞成尼自本道定配所發配後依例啓 聞施行向
事關據上項罪人卞成尼曰 判付全羅道順天府減死定配

癸巳正月初五日

云云有 旨是置有亦惟我 聖上憂民重農降此 別諭辭
旨懇惻爲今臣隣孰敢不殫誠仰體竭心奉行以副萬一也哉
守令身爲田畯時時巡野凡係勸農之政着意擧行種粮難辨

之類省察助給無牛廢耕之民勸諭相借使之盡力畎畝俾無一民失時之患為旀淨掃　社壇必致誠敬農牛宰殺毋論公私亦為嚴斷俾無冒犯之獘宜當向事　五路各官

壬辰十二月初六日

為相考事即見公州滄江　書院齋任稟目則本院重修次本郡化仁津邊所在梁家丘木数十株給價買得呈許該邑募軍所置待開春運下計矣該邑老退吏称以渠之丘木揮却院所誣訴該邑捉囚斫松人將為屬公云分揀勿禁亦為有卧乎所月前滄江書院稟目内修補材木既已斫伐於沃川永同兩邑地而自本院實無運来江邊之勢是如故本谷邑色吏方便運致於江邊之意前已發關為有在果今此数十株所置者既已給價

買取於梁家呈訴本邑而斫置則所謂老退吏之作梗趣為可駭是旀
本郡之捉囚斫松人而將為屬公云者亦何委折是喻幷以詳細查報
宜當云云　沃川

癸巳正月初八日

為相考事即接安興僉使所報則本鎮待變船中三隻造成年久
無路駕海依定式當為新造之意自營門轉報　備局回題內一
不改槊直請新造有違格例是如不為許題是乎所本鎮待
變船乃是江都運餉戰器免稅於均廳句管於　備局所關不
輕是如乎改槊時段既無用材之事故別無報稟之例是遣及
至十二年限滿改造則船材不可擅斫必輒報請是乎所同三隻
船去戊寅年新造其間屢次改槊已至十六年之久船體朽破掛

置江邊已作無用之物有非重戰器備不虞之道是乎等以茲以
據賓牒報為去乎更為論報許斫材木俾即改造之地亦為有
卧乎所令此待變船係是戰器所關甚重而屢經改槊年久朽
破便作等棄之物誠甚踈虞不可不趁令改造乙仍于茲以枚
舉牒報為去乎上項三隻船改造材木依例許斫事　行下

為只為　　備邊司

正月初九日

為相考事本州在囚朴奉尚素性頑悍隣里莫不受害至
於侵辱士夫聽聞駭痛洞里之人欲為呈官懲治則出沒東西行
止恠詭使其老母及同生靡所安接如此悖倫傷風之類不可不
照法嚴懲以此發問目為先嚴刑一次取招牒報向事　公州

正月十九日

爲相考事本縣居宋寅休山訟事良中曰其　上言回　啓定
査官行査矣即見査官所報則宋家之理屈一如前日處决是
乎所盖此山訟自己酉始訟前後落訟不啻屢次而猶不知止
不有營邑處决冒禁入葬肆然擊鼓節上生枝々上生節是
如可今又見落其所督掘不容少緩乙仍于今方以此狀　聞計
料是在果同宋寅休冒葬之塚定日刻期掘移爲旀擧行形
止即爲牒報向事　　夫餘

正月二十二日

爲相考事本州居李光運以其家直致死事良中有所呈議送
是如乎光運之家直雖曰眞箇被打旣過辜限而捧錢私和　埋

葬是遣且經處决之後敢以被打㨾誣訴者情状萬〻絶痛嚴刑一次後玆以押送爲去乎以殺人誣告之律遲晚取招牒報向事 忠州

正月十五日

定山

校奴金去墨獄中自縊事

初覆檢實因自縊（兩眼合口唇半開齒露 不出鼻準如常喉下有縊痕斜入左右耳後髮際横長一尺五寸黄紫色穀道有糞）

初檢官定山縣監元命龍牒呈内曰獄鎻匠柳興春手本金去墨屍身檢驗後取招爲如乎鎻匠柳興春招内矣身以所任使令差役分排後往見獄中則去墨果然自縊于獄家後面椽木上仍爲致命云〻

屍親私婢日今招内矣夫去墨以通奸同里居趙得三妻之罪囚在

獄中而所謂得三恐喝不已故去墨乭心不定情矣致此自縊之境云云

留獄罪人張鳳周李夢得等招內矣等俱以重罪人牢囚重庫之

故未見其自縊之時末梢鎖匠下来推尋時始知其自縊云云

結辭去墨屍身一一按檢則喉下索痕分明其所自縊明白無疑

而去墨通奸有夫女後率往保寧地是去乙使之定日督現淫女以

為定屬之計矣意外自縊有此浪死是乎旀得三之妻以良女

作此淫行至於此境鎖匠柳興春不謹典守使罪人致有自裁之

境故並嚴囚以待處分云云

覆檢官青陽縣監任琨牒呈內旦定山縣移文金去墨乭屍身檢

驗後取招為如乎屍親私婢日今招與初檢招同　鎖匠柳興春

留獄罪人張鳳周李夢得招與初檢招同

趙得三招内金去墨與矣妻潛奸後招引逃走故矣身果為告官矣去墨逃在他邑以私和之意送言誘說是去乙矣身受其二十两錢成手記私和豈有恐喝之理云云

趙得三妻良女鳳月招内矣身以有夫之女潛奸去墨至於此境云云

結辭去墨屍身無他傷處只有喉下縊痕斜至左右耳後髮除索痕不匝自縊致死的確是如乎蓋其比隣相親之間潛奸有夫之女及其事情綻露自不勝羞愧之心且怯本夫之恐喝致此自決是乎旀鳳月段通奸去墨以致此境鎖匠柳興春段有不善典守之罪得三段置亦不無恐喝之罪並嚴囚以待處分云云

題辭屍帳捧上是在果金去墨之自縊致死初覆檢驗俱為明

白無他緣毫可疑之跡屍體出給埋葬爲旀鎖匠之不爲看守至
有如此之事者事甚駭然嚴刑一次懲後爲旀鳳月之以良女淫
行極爲痛悪嚴刑一次依法定屬施行爲旀趙得三之失妻而
受賂私和者其在懲俗之道亦不可無罪刑推一次同賂物推
給於屍親之意并以題辭枚擧移文施行向事
追乎到付定山縣監所報内柳興春鳳月趙得三等各嚴刑
一次後鳳月段定屬官婢趙得三段同賂物推給屍親後並放
送云〻

二月十七日

堤川

全玉金

右人段勒奪其妻上典崔宗盧奴婢文券以致宗盧自縊
致死事

初檢實因及傷處自縊分明

初檢屍親高召史招內矣身親家婢貴今及其弟小愛丙子凶年無路辛育借給柳齊斗矣貴今之母潛偷貴今所付文券給于柳哥而其後貴今之母使矣身往推文券故累往未推今年小愛夫全王金来謂柳哥願使我納錢贖良小愛故許諾則柳哥言內崔書房辛来則本文記當出給云願與偕往是去乙矣夫偕往矣翌日還来以為柳哥貴今則以其矣婢㨾以成文小愛則放良㨾以成文以給王金本文記給吾故還歸矣王金柳齊房柳枝澤要於中路柳

齊房勸吾出示文券於王金故示之則王金等奪券以去絶痛是如憤泣既睡矣翌朝取柴次出去自縊於松木致死王金依法處置云々

柳齊斗招内貴今乙亥年買得是遣高召史亦無来推本文之事矣初九日宗廬與王金来矣家索券故出給則宗廬以為貴今既已買得仍執使喚小愛贖良錢八兩以文記不失之切用之云故矣身受之而本文則宗廬持去矣中路見奪事不知云々

柳齊房招内矣身即宗廬之妹夫也為慮王金等之奪券隨来中路王金請見券則宗廬問于矣身故矣身不為可否而出外矣宗廬果示之而王金奪取故宗廬執王金則王金手推宗廬仍與柳枝澤逃走云々

柳枝澤招內柳齊房勸示文記則宗盧出示故矣身搜見之際玉金曰既
約十兩之錢後日場市出来則當備給云則宗盧許之故一兩先給仍執
文券而来云〻
金玉金招大體與柳枝澤招同而手推一節曖昧云〻
結辭柳齊手假稱買得貴令是遣且不當之小愛捧價贖給後招崔宗
盧始給文券萬〻無據玉金段中路奪券手推宗盧事當嚴繩柳齊
房柳枝澤隨從助勢亦不無罪屍身自縊分明屍親亦乞免檢勿
為覆檢何如云〻
題辭死者之死既是自縊明白屍親亦乞免檢不須再檢屍體出給埋葬
全玉金設計抑勒之狀極為痛悪為先嚴刑一次牒報柳哥三漢分
輕重决杖後並放送云〻　全玉金嚴刑二次後徒三年定配

二月十八日

結城

初檢官洪州牧使牒呈內結城居崔五壯白活內其矣同姓侄婦得恠
疾屢日呻吟致死故通訃其親家則姪婦之父金圭成率其子興
柱其姪丁興卜先等来到矣姪家稱以打殺是如家藏器物盡為
打破結縛矣姪之父⿱艹⿰扌叱同無數亂打命在頃刻是如故圭成等捉来
查問則圭成所告內矣女媤父⿱艹⿰扌叱同打殺矣女是如故檢驗則傷處
實因自縊分明屍親金圭成招內⿱艹⿰扌叱同常謂矣女間或偷出其家
中穀物是如每每叱責不無薄待之事云云故矣身居常慨然矣
十一日⿱艹⿰扌叱同送書於矣身曰子婦數日前得病呻吟来見云云故矣
子興柱往見則矣女言內此病所祟由於媤父之毆打云故矣子慨

然還家矣十二日矣女身死是如專人通訃故翌日矣身率子姪等
到於叱同家見屍則多有傷痕不無致疑之端結縛於叱同之際於叱同
面額被傷流血則五壯先爲告官云云
興柱招大體與圭成招同而且以爲其妹言內於叱同醉酒叱打云云
金丁興招內矣身追後來到問其事根始知曲折云云
金福先招內初不同參而到本事曲折亦全然不知云云
崔於叱同招內今初四日矣婦猝得怪疾症甚不輕驚遑試藥
終無差減時時躍出狂言妄說殆若邪狂之疾情理焦迫問
于巫女灸頂心及左右足大脂並行祈禱之狀一村目覩村中癘
氣方熾婦病毋乃疑疾是喩自始痛之日至十一日爲八日也果
以病報送書於金圭成矣興柱來到矣家一日留宿見其妹躍出

狂言謂曰病重難生欲留救護而家父家兄俱在病臥是如十
二日還歸其家矣婦伊日身死故即爲專人通訃則翌日壬戌
舉其子侄等打破家藏結縛矣身亂打至於流血不省人事
而矣弟白活故欲免其作亂之罪裝此凶惡之說天下豈有如
此之人乎矣子年幼子婦年多夫妻間多有狙唔往其親家之
際或以媤家情薄之說有所言說而然是喩興柱招所謂醉酒叱
打之說虛無巧惡云云
看證崔世位崔益得金上明等招内矣里癘疫熾盛方痛者居
多而於此同之婦初四日得病第八日身死必是染病而被打之說初不
聞知云云
巫女奉化招内果爲祈禱的實亦爲目見其狂言躍出房門之狀又

使灸其頂心足脂的實云々

結辭屍體變動之色外元無被打傷痕頂心足脂灸痕明白兩脇肋色青柔軟暗合於無冤錄病患死條看證諸招亦分明且染病例多狂言仍病致死十分無疑實因以病患致死懸錄而圭成段其女設令被打於莚同處致死是良置即當告官而韓其子姪直到莚同家打破家蔵縛打莚同初無告官之意是如可五杜白活推捉後始以被打言者可見其欲免毆打莚同破碎家産之罪萬萬兇慝是遣興柱段其妹若被打於媤父而病重云則即其時何不告官其妹死後韋黨作亂亂打於莚同將至死境被捉之後反為生刼始為誣告亦極巧惡丁興卜先初不知致罪委折同來作拏渠雖曰不犯手同惡悖戾不可不嚴懲莚同以其招觀之其子

夫妻情意咀唔以其微漸往来本家怨及於其親父母而然是如則揆
以事情理勢固然是乎乃其常時不能齊家之罪其所難免云云
覆檢實因傷處與各人招辭及結辭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金女之因病致死初覆檢驗俱為明白屍體出給埋葬為旀以崔
乭同招觀之則其矣夫妻之間可知其情意之不能和好是遣仍以男
婦之間亦有不相得者有可以推知若常時不如此則屍親等何忍
以被打致疑乎反覆揣量崔乭同居常不慈之罪在所難免是遣
屍親等之誣告被傷事宜照法處之而驟聞其訃忽生疑恠以致妄
率容有可恕若其私自起鬧以至於鬪傷者不可無罪崔乭同及屍
親各人等一併決杖四十度放送其餘各人並放送云云

二月十六日

公州

南乭石

右人段欲為强奸薛女以致自縊致死罪

初覆檢傷處實因自縊分明

初檢屍親幼學薛道仁招內矣身往科場十六歲女及五歲女兒五歲姪女在房矣南乭石白晝開房門脫鞋入房執矣女之衣裳欲為刼奸則以死抗拒幸免其辱而次女及姪女急往弟嫂家傳言故弟嫂急來則乭石見矣弟嫂生刼逃走矣乭石之母仍請結婚而不聽則以渠子犯手薛女當為結婚之意傳播洞內故矣女欲自處而待矣身還來矣矣身還來則矣女悽然不發言矣翌朝乭石九寸叔明相見矣身請速成女婚故答以不可則明相曰有不然者速成無妨且人

有知之之事宣藉之前急爲之行云故不荅而還問于弟嫂則有言
乭石事故送弟嫂於矣家使之率來女息矣女不欲出門故又送
弟嫂使之率來則矣女已爲結項致死而面任先矣身父報乭石段縛
置庭中矣乭石之父明甫打矣身乭石之母解縛仍爲逃走云云

南明甫招內初七日薛女之叔母責薛女曰乭石忽然來侵於汝汝之
處身何如是云故聞甚可怪問于矣妻則荅曰今日午前乭石往戲
於薛女是如責其姪女云故只聞此說而已矣十二日薛女縊死是如
結縛乭石而矣身哀乞矣妻絶其縛逃走是遣明相勸婚事及矣
妻傳播之說初不聞知云云

結辭薛女之自縊由於乭石不可不捕捉嚴繩南明相以殊常說話勸
婚用意無狀而亦已逃躲發關五鎭營以爲跟捕之地而自縊分明勿

為覆檢何如云云

題辭薛女之自縊既已明白屍親之供亦以自縊明白納招薛女之死欲其潔身而自處則為其屍親者事當只請强暴之罪遂其潔身者之志乞免行檢而旣無免檢之乞是遣厄石在逃姑未推覈在處後詳盡之道不可不具格覆檢云云

覆檢傷處實因與各人招及結辭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薛女之自縊不待行檢屍親之招前後明白其潔身自處者極爲傷歎屍體出給埋葬厄石之父明甫其矣子捕捉間仍爲嚴囚餘皆放送云云

同月二十一日到付初檢官公州兼任利仁察訪牒呈內南明甫妻金女今十八日夜結項致死是如故檢驗則傷處實因自縊分明

管令金萬光招內今十七日初昏薛道興家喧擾狼藉故往問則薛道仁
言內乭石之母忽然来到欲爲縊死云故使之勸送其家云則道仁
送金女于其家之狀目覩矣十九日晨李召史言內金女自縊於南桂錫
大門間致死是如故果爲報官云云

李召史招內矣身十九日得火次往南桂錫家而入去時門戶已開曙色
熹微未及周見回還時偶見左邊門戶後則有人結項懸於引房
門故高聲曰有人縊死仍還矣家矣南桂錫室內驚聞出来刀絶懸
索云云

私婢有德招內矣身南桂錫四寸家婢子也今番薛女獄事出後隱伏
於桂錫家矣金女生時向南桂錫內宅曰薛道仁將欲殺吾子吾豈坐
視乎無寧自死不見云故其內宅寬諭以送矣有此意外縊死云云

屍親南明甫招内矣身拘留於矣家擒所矣今十八日矣妻来
見矣身向泣曰以無端事陥於死地此将何為云故矣身使之勿説則
矣妻出去不復面矣翌朝聞矣妻縊死云故問其曲折於薛道仁則
道仁言内汝妻不討死生突入吾弟嫂及吾必欲被殺是如故欲為調制
不得已暫縛旋解勸諭以送矣何可此縊死乎云〻是如乎此不過偏
隘女人不忍見矣身之被囚悶迫於矣子之逃避自縊的實云〻
薛道仁招大體與屍親南明甫招同
結辭無他傷處自縊分明實因以自縊致死懸録是在果金女以其
子之侵犯薛女欲為勒婚是如可終至薛女之自縊其夫被囚其子逃
躲則其必因措無聊不勝偏隘之心尋往無人處乃至於自縊是乎旀
南柱錫妻段刀斷縊索驚怯添病方在奄〻之中道與之妻段既無

犯手且有班名有難取招云云

覆檢傷處實因與各人招辭及結辭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金女之自縊致斃前後檢狀明白無疑屍體出給埋葬更無可問

之端各人等並放送云云

二月二十二日

忠州

崔龍辰

右人段打殺奉召史事

初覆檢傷處狠藉實因被打

初檢屍親金獨助山老味招內矣身今十四日出他矣翌日歸家則矣母為

人被打多有破傷處項間以木綿裳纓三匝堅結故問於外五寸叔奉金

則以爲矣毋昨暮戴溺盆往夛田矣至今朝不還故與洞人尋訪則
屍身置於刈草所積之中而衣裳盡裂又得破笠於其傍則其笠隣
居崔龍辰笠子是如爲臥乎所龍辰曾前相鬪之嫌每欲一殺矣今有
此凶獰之事而矣身欲爲發狀則龍辰逃躲是如可爲譏察所捉云云
正犯崔龍辰招内矣身與奉召史年前雖有相詰之事豈可以此殺人
乎今月十四日矣身多喫酒食乘暮而來路逢奉召史猝發淫慾故
欲爲刼奸則奉召史多發辱說破碎衣冠牢拒不從故矣身以膝蹴
踢胷膛則奄奄不絶故或恐復甦裂其裳纓絞其項則致死故欲爲
掩跡置于積草中的實云云
覆檢實囙傷處與各人招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奉女之被打致死明白無㸃屍體出給埋葬崔龍辰既已自服

更無究問之端直當㕘　聞依律而如此萬〻亟獰者何可全不施刑
晏然視息乎兩撿官會同不拘日次各別嚴刑究竟後牒報爲乎
矣兩邑撿杖刑吏及執杖使令姓名爲先牒報爲旀各人等并放送云〻
追乎到付同推官牒呈內崔龍辰初八日嚴刑一次初十日嚴刑一次取
招則其矣招內已悉前招云〻
題辭究竟後牒報之意已爲題送則未究竟而有此報來者何故
是喩依前題擧行向事

二月十一日

公州判官牒呈內薛女獄事良中勸婚是如爲在南明相自鎭營捉
送故取招則明相招內矣身逢着薛道仁酬酢之際偶曰汝之女婚速
成云則答以不急云〻故矣身以爲人有云〻之事未傳播前速成無害

云々而已而至於迯避一節隣里皆迯故矣身亦迯云々

結辭明相之意特以相親之間欲速成婚事於雜談未播之前殊無有意勸成之事則不可以偶然一語歸之殊常之節而初非干連之最緊云々

題辭雖曰偶然其曰有所云々而勸其速成則同南乭石情節必無不知之理是遣追爲乭石勸婚則乭石去處亦豈不知乎以此更爲嚴問從實取招向事

追乎到付公州判官牒呈內南明相更爲嚴問而其所納供一向如前乭石去處實不知之云々

結辭施威嚴問而明相以七十九歲老漢專以老妄偶然所發是如故還爲囚禁云々

題辭別無更爲緊問之端老殘之滯囚可慮放送向事

清風

安終晩

右人段淫奸其甥姪女事

初檢屍親幼學沈宜緯招內矣身與朴九往陽蘺居生而九
往甥姪女來矣家持去食匙故矣妹推尋則九往之妹果爲
持來故矣兄責以偷竊可駭云則九往妹多發辱說而矣等
不與相較矣去二十八日朴九往謂之矣妹以處女産兒潛埋是如
無數辱說故矣妹欲爲自處潔身而矣等挽止矣今月初一日
村中失火九往家及矣身家延燒初四日九往更爲立柱於舊基則
矣妹謂以誣我之漢不爲移去是如憤憤矣初五日夜矣妹

結項于九徃新立之柱木故急救則矣妹使矣等招九徃責之則九徃初不出此言是如抵賴矣〻等勸矣妹入房矣等徃九徃所住處相詰是如可還来則矣妹大痛嘔吐故問之則答以為飲砒礵云而仍為致死云〻

被告朴九徃招内詬辱之事果有之而淫奸産兒等事矣妻詳知云〻

九徃妻金召史招内再昨年九月徃沈家則行廊房有人跡故從窓隙窺見則沈女外三寸安終晩白晝抱卧故無言而還矣其後沈女腹高上年八九月滿脹如瓮九月二十三日黄昏從籬間窺見則沈女若将産之狀翌朝徃見則面浮黄腹忽低似是觧胎而二十八九日夜間厥女與安哥明火濯血衣於門前溪水云〻

切隣盧召史招内聞村人相傳之說則沈女與其外三寸潛奸云矣上年

九月往見則腹樣異常矣其後聞沈女解胎云而其娚等惡其行淫去二月

逐安哥矣今聞沈女飲毒致死云〻

金件里金招內沈女致死後始聞行淫之事云〻

沈宜璧招內矣妹年過二十外三寸安終晚貧窮無依寄食矣家已至五

六年矣九往曾謂洞內崔驗伊爲名人曰安終晚勿使往来汝家驗伊問其

故則答以從當知之云矣詬辱時矣妹行淫隱然歸之於終晚故伯外三

寸責終晚曰聞此累說不欲見汝云爾則仍爲出去終不還来云〻

安終晚招內九往之說萬〻孟浪死外無發明之端而矣兄謂矣身曰虛

實間聞此辱自處爲可云而不忍自死卽往忠州同生家矣聞獄起欲

爲發明来到本村爲將校所捉云〻

收生婆三人招內撿驗時看審乳頭黑大如山葡萄最大者陰户兩弦

綏色微黑下邉有折裂完合痕臍肚兩傍有皺紋斑〻各如一手
大陰門體狀産兒的實無疑云〻
結辭屍親更招内九徃詬辱後不無疑心而何可歸之於不可疑之人
乎云〻此雖非直告隱然指目於安終晩者昭不可掩以終晩更招言
之渠之同生之言如此死外無他道云且觀其言皃低屈特甚其所犯奸
明若觀火云〻
覆檢各人招辭雖有詳略之不同大體與初檢同
題辭沈女之飲藥自斃初覆檢狀明白相符屍體出給埋葬為㳂其
舅安終晩之常時滛奸情節既已綻露於諸人之招是遣檢驗時
驗不是處女亦既明白其矣舅甥之滛奸十分無疑同安終晩兩
檢官會同不拘日次各別嚴刑期於取服為㳂沈宜璋沈宜壁常

時不能教導其妹致有此奸犯爲可無罪乎並嚴刑一次放送爲旀
朴九徃別無深罪之端而以渠言之全昧上下之分常以辱說加之者
不可無罪從重決杖後並各人等放送之意移文施行向事

三月十四日

青陽
韓師遂
右人段打殺崔䓪金是如事
初覆檢驗俱無致命傷處實因辜内病死
初檢發告李戊金招内矣身外五寸叔䓪金與韓師遂相詰被打
第十六日致死故䓪金女婿金先己洪老未告官次入去是如可中
路聽韓師遂及面任和解之言而還来是遣䓪金弟命卜収屍未

暇其女等不能昏入官門故矣身昏當告官而被打時初不目擊云云
屍親私婢乙毎招内韓哥去月二十六日逢着矣夫於村前場市言
及酒債不報事則韓哥捽倒矣夫足踢肖脇數次故別無破傷處
而時時牟痛亦能行動往来十餘里地是如可今月初一日仍爲委卧
肖脇牟痛益甚故多試蒸灸無效今十一日致死而矣夫病時言于
面任要其告官則面任言内被打四五日後能往来數十里負卜行
商者豈可以將死告官乎矣身亦以爲然望其自瘳矣終至不
救矣夫之死實由於被打之祟云云
屍親命卜洪老未金先起等大體與乙毎招同
被告韓師遂招内果有捽曳而已初無毆打之事若被打則
其後何以商賈往来於公州負来農𥥍發賣於場市是旀又

何能使嗄於洞内兩班婚禮乎染病致死的實云〻
切隣各人招内被打委折初不聞知云〻
面任金泰奉招内矣金果請告官故矣身答以爲汝雖云被打其
後四五日不病卧行動如常負農罷食鳥於公州地則不可告官
是如言及是乎旀中路挽止事段矣身言於老味曰殺人等事面任
當先告官汝當齊議於命福後告官可也云是遣矣身入来官家
以待洪老味等告官矣武金果爲告官云〻
看證趙昌雲招内矣身見其相詰以兩班酒債事爭鬩可駭是如還
爲出来不見其拳踢云〻
屍親乙每更招内矣夫雖有痒痛而強引行動去晦日褁生負婚時
果爲往見其日亦往公州買来農罷與食鳥而不能自負矣婿先

已質來云云
結辭仰面段無一毫可疑傷處而韓師遂自是士族崔彷金師
遂之外家奴屬則發憤叱打固非異事而被打過五日後無病卧之
事而使喚於褰應呂姻婚其日又往數十里質來農𥗝則設或
被打不甚大段可知實曰以辜內病死懸錄
覆撿實因傷處及各人招大體與初撿同
題辭崔彷金之致死初覆撿狀俱無形顯之傷處曰病致死的宲
無疑屍體出給埋葬爲旀韓師遂既是彷金上典之族黨則雖
或有些少施罰訓之事是良置固無可罪而但不無自失其道之
事不可無飭從重决笞放送爲旀屍親等之勒以被打搽發告
者事極駭然若果被打則年過六十者寧有如常負重任於他

處徃来之理乎當以誣告之律處之而愚蠢所致宜有参酌以
此捧侤音分其所告之緊歇差等治罪後各人等并以放送之
意移文施行向事

二月 日

為相考事譏捕之政漸益解弛竊發之患處〻有之設鎮營戢
盜之意果安在哉雖以近日言之牛賊狼藉閭里搔擾云鎮営若
加惕念申飭善為詷察則豈至於如此哉事之寒心莫此為甚
玆以別關為去乎多定伶俐將差密〻譏詷一〻搜捉牒報為乎
矣所謂将差單稱以譏捕酒幕場市之間横行侵漁其所為害
無異盜賊云此弊若不嚴防則其所以欲除民害者反為害民之
歸嚴加捧侤音操切若或如前横拏之弊更有所聞則當該犯

者當以治盜之律治之都次知兵校亦難免重棍別爲察飭擧行爲旀譏捕將差姓名成冊爲先牒報以爲憑處之地向事

公州鎭　淸州鎭　忠州鎭　洪州鎭　海美鎭

爲相考事酒禁申飭本自至嚴而近來各邑擧行極甚解弛場市之間街路之上酗酒作挐比比有之尋常痛惋是在如中以今番林川設場時言之被酒作梗恠悖備至事之無謂莫此爲甚本邑且當設場此等弊端不可不嚴加禁斷以杜其弊源乙仍于玆以別關爲去乎常時釀賣之酒賈一倂捉囚嚴加操切俾不得潛釀潑賣爲旀亦爲密密廉察如有犯者這這嚴囚重治爲乎矣營門亦當有廉察之道若或不謹擧行則都次知座首監色當上使嚴刑勿以例飭視之各別惕念嚴飭擧行宜當向事

禮山 燕歧 温陽 德山

三月 日

為相考事即接公州判官牒呈內本州以三南劇邑處於營下凡諸酬應之浩繁有非他邑之比是如乎本州補役廳即凡百公用責應之所而每年應下之資皆出於結役米雜役條而庚午以前五斗雜役時則該廳劃付之米為二千石而猶患不足輒有那移負債之弊矣辛未詳定以後則五斗雜役減為三斗而該廳所劃元數只為一千三百石零一自元劃見減之後其所費用太半不足乙亥丙子丁丑三年之內儲置軍作米等那移犯用未能充數者合為一千三百餘石此固非前人樂為故犯之事蓋出於萬不得已也曰此而其時守令至於被罪及至乙酉自邑通之查檢得入於

蕩減中而癸未年分以該廳難支之弊報于營門枚舉狀　聞自
朝家特輸其弊㸪樹山城餉耗米二百五十石劃給是如乎蓋詳定
減削之後元數大縮雖有此加劃之數當初所減未為補充該廳費
用漸益浩繁所謂劃付之米纔到當年春夏每輒告罄窘乏罔措
之狀不可勝言而一年二年轉成積債之中使星往来逐月絡繹營門
迎送連年頻數遂不得不引用翌年之條而即今加下之錢洽滿於四千
二百餘數来頭一年之條亦未免盡歸於引下之中而更無變通推移之
道則許多用道無物措手目下事勢萬分渴悶是乎所大抵已往之
加下既如彼夥多而日後之難繼又若是茫然則其勢誠不容束手
坐視而年前餉耗條劃得無論多寡已為補不足之道則到今該
廳形勢益就難支之境其所懸望惟在　朝家之此等區處今若

得更以餉耗米三四百石加劃以給則不但為目前救急庶可有前頭
支保之望是乎等以茲以據實牒報為去乎右項事狀枚擧狀
聞是去乃或轉報　上司以為變通救弊之地亦為有卧乎所本州
以營下邊邑處三南孔路營邑責應使客支供專責於補役廳
其所聞之緊重支計之浩繁有非他邑之比而蕩竇難支之餘數年
以來營門之迎送頻數使星之来往絡繹以至於左右邦移艱辛彌
縫其所謂四千餘積債細究其本無非苟且可問之事是乎所目下
形勢既如此日後酬應又難繼若不一番變通則在前邑逋難充之
弊守令被罪之患又將踵至而邑報頻繁勢如救焚冀其轉達
于　上司亟賜捄弊之地茲敢枚擧牒報為去乎　司教是特加叅
商覈樹山城餉耗中依所請加劃以除該邑積弊事　行下為只為

備邊司

林川

朴成太　癸巳閏三月初二日囚

右人段金今丹致死辭緣推覈事

初覆檢無致死傷處宲曰飮塩滷致死

初檢屍親尙丁招內矣七寸姪女今丹去月十三日洗踏次往井矣成太醉去見今丹請水而羞而不給成太脫笠突入抱項撫乳則今丹抗拒顚仆之際隣兒丁愛適見之登岸唱呼曰賊人與今丹相詰云今丹父母與洞人齊往則成太迯隱松下故追捕結縛自至毆打而成太之四寸朴好中謂以成太被打告官捉囚今丹父母而年少女兒不勝羞愧飮滷致死云〻

屍親甲召史招内爲其救療成太買犬次往洞内矣還来則女息顚仆房中方氣絶矣想必飲毒故搜見房内則傍有塩水沙椀云云

餘與尚丁招同

安女丁愛招内汲水次往井是如可見不知之人抱今丹之項互相揮却是去乙呼今丹父母則今丹父母與洞人急来追去其人云云

屍親金尚賛招與其妻甲召史招同而以爲矣女若非成太侵劫之事何至於飲塩水致死之境云云

被告朴成太招内十三日過飲醉歸之路過井邊則見兩女人在井而矣身喉渴請水則其女人羞愧背立瓢汲傳水受授之際失手瓢落破碎則女人登堤急呼村人迫逐故醉中慌忙避走松下而村人不問是非結縛亂打是如乎初到井邊時醉未下女人之壯幼而分明

二人同在是遣日色尚存則所謂侵劫既非其時又非其處尚賓女之自死不知云〻　切隣招以為今丹被辱飲塩水自死云〻

結辭今丹之飲塩水致死由於成太是㢤成太重被毆打姑為放送

觀其傷處更為擧行何如是㢤既非償命之獄覆檢不必擧行云〻

題各人之招雖無犯奸之證是處女不是處女一節何為踈忽是喩更為檢驗牒報云〻

林川倅報內更為檢驗則陰户雖不裹陳而所見與前無異因是𠃔㢤悉以事情不過止於抱項撫膺則可謂無疑云〻

題是處女不是處女不可不明白檢驗以韓山覆檢官請来擧行云〻

覆檢屍親招並與初檢同

安女丁愛招内其時今丹獨坐洗布成太所謂兩女人之說孟浪云〻

被告朴成太指内分明有两女人故索水則一女人登高大呼以至此境云〻　切隣等指與初檢同

佶辭飲滷致死的寀是旀是處女不是處女其致死已滿十日徧身向腐而陰户檢驗必是未經之人而既由於成太則自有當律云〻

題成太之成奸雖在疑信之間而其强暴之跡昭然待其被毆向差會同嚴刑究問云〻

閏三月　日

清州居金俊起與吳光福奴主下別事擊鼓原情據以槐山郡守差定查官使之詳査而其所報俊起之外祖母順今乃是吳哥奴命貴良妻俊起既是順今之外孫則自當為吳奴子報来為有旀

移定延豐更令查宗則延豐查報內即到闕內俊起之為良為賤
雖係贖券之真偽亦係於俊起外祖母順今之為良女與否俊起之
外祖母果是良女則俊起自當為吳奴如非良女則不為當吳奴矣
順今父祖戶籍順今外祖戶籍並為沂考以下其良賤為祢俊起
娚妹吳哥父祖戶籍果為載錄是喻俊起等娚妹若不懸錄於戶
籍則是亦可疑之一端順今之父韓丑戶籍並其妻館奴勳婢載錄
云續案相考為乎矣此是奴主卞別又是之狀　聞之事詳查以
報之意發闕為有如乎即到延豐更報內順今之父韓丑戶籍康
熙乙卯式以館奴書之而續案則無載錄之事是遣吳哥戶籍
順今之女次丁等載錄俊起則見漏故委折問於吳光福則光福
之招以為修籍時仍舊謄籍故俊起未及入錄是如為臥乎所俊

起自歸理屈仍因本縣是乎乃還送原籍何如云云報來故以姑為仍
因題送
閏三月　日
清州居金法伊為其兄夫月與清州居宋霖奴主卞別而擊鼓原
情據以金義差定查官使之查報為如乎全義縣監牒呈內金法
伊之擊鼓專出於其矣兄妻與其矣所生贖券推出之意是如乎
法伊之招則曰急於救兄不知分義率多誣罔是如為乎旀當
初宋哥之買得夫月妻興每文記及興每本上典魚用逢所成
贖券推給法伊則法伊以誣罔自服頗有追懷之意是乎旀興每
本上典魚用逢所供内以為宋哥買得價錢亦是夫月自備之物
故其價還給夫月還退後許贖是如為乎矣如以還退則買賣

文券還推。文周可也，而此文券尚在宋哥。且以文券年月日見之，宋哥買得在於乙酉閏二月，是遣魚哥之興每處許贖在於辛卯正月日，以此推之，魚用登終未免已賣復贖之科，是如報來為有等，以以憑考次到付題送。

四月三十日

為相考事。本郡蔡文夏獄事，初覆檢狀既無一毫可疑之傷處，兩檢案曰自鑑分明，則所可究覈者，惟在於逼迫與否，而當初相詰不過微細之事，言詰後更即和解，是如，此外不喻同宿諸人之招皆以為其夜寂無人聲，未見相鬨云。且伊日郎文夏癸日云，則其無相鬨，可以推知，究其情實，不可以威逼論斷，是遣設令真有逼迫之事，是良置威逼之律不過杖一百、埋葬銀十兩，則經年滯

因十次刑訊已涉過當同蔡文夏即爲放送宜當向事　天安

同日

爲相考事本郡林福才獄事旣無斷定致命之傷處其不可成獄也明矣而但其從貴之致死在於相詰之後故欲爲得情至今訊推是如乎十餘次刑訊別無鉤得之端緖推官意見亦以爲不可勒驅於打殺之科云則一向滯囚有非欽恤之政宜施推輕之典同林福才即爲放送宜當向事　韓山

來縣境內一石許問是乎矣每斗

牒呈伏請

忠州牧使為牒報事節到付

忠孝貞烈之一事異之節表

元無如許人是乎等以緣由

[illegible]